

游过心灵之河

约翰·伯宁罕《和甘伯伯去游河》《外公》朗读记录

(一)

Summerhill, 夏山。

夏山学校创始人 A·S·尼尔说：“让学校适应学生，而不是让学生适应学校”。

随着学生长的学校是怎样的模样？

“我们决定办一所可以让孩子自由发展的学校，为此，我们不得不放弃所有管训、指导、约束，以及一切道德训练和宗教教育。有人说我们勇敢，其实这并不需要勇气，所需要的不过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：坚信孩子的天性是善良而不是邪恶。”

“在夏山的学校大会上，学生和教职员一样，对学校的规章制度有表决权。”

“夏山也许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学校。……自由的孩子怨气少。”

“在夏山，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，任何人都不准乱弹我的钢琴，我也不能未征得孩子的允许而骑他的自行车。……自由的孩子是不易受到别人影响的，因为他们没有恐惧，而无所畏惧是孩子所能得到的最棒的礼物。”

“它（夏山学校）的最大优点是培养出了未被恐惧与仇恨摧毁的健康自由的孩子。”

摘录源自尼尔《夏山学校》的第一章《夏山的宗旨》。

约翰·伯宁罕说：“没有压力的童年为我的创作打下了最好的基础”。十二岁进入夏山学校就读的伯宁罕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画画上，因为课程不是强制性的。在信任宽容，让人顺着本性去发展的夏山中成长的伯宁罕，自写自画，图画和文字有着天然的契合。正如尼尔所说：“自由的孩子是不易受到别人影响的”，约翰·伯宁罕的图画书处处弥漫着“我”的印记，散发出自由的气息。

(二)

给一（3）班的孩子们朗读《和甘伯伯去游河》。

一起朗读：“图文，约翰·伯宁罕；翻译，林良。”向把美好童书带给美好童年的人致敬。

前后蝴蝶页，没有任何图画的颜色，清新、干净。扉页，藏着“导游图”，但只有等到阅读完整本书后，孩子们才会有恍然而悟的喜悦。

第一页，文字简单到孩子们忍不住和我一起大声读出来：“他就是甘伯伯”。线条细密交织，颜色柔和到让人的心变得软软的。甘伯伯戴着窄檐帽，穿着雨靴，提着浇花的桶，向孩子们憨厚地笑。这是夏山的伯宁罕笔下的大人，和气得让孩子们一点都不畏惧的大人。

接下来的左右对页，伯宁罕用不同的画法推动着故事的展开。左页图用棕色的单线描画，淡得像被水洗过的褪了色的纸币；右页图则是鲜亮的彩色，亮到逼人的眼睛。

右边的彩页，乘客们陆续上船。

最先请求上船的是两个小孩儿。女孩飞起来的长发，张开的手臂，抬起的大脚丫，弥漫着夏山学校无拘无束的气息。可爱的兔子、满脸稚气的猫、憨厚的狗，都含着孩子的天真。

当胖胖的猪出现时，孩子们笑起来了，从此时开始，游河已成为一个好玩的游戏。

老实的绵羊、扑扇着翅膀的鸡来了，身体庞大的牛竟然也请求：“能腾出个位子给我吗？”原文比译文更有意思：“Can you make room for me?”竺祎的眼睛瞪大了，嘴里发出“啊”的声音，她担心着甘伯伯的船会沉下去。

不管怎样，总是接纳，甘伯伯的木船像是可以撑大的橡皮船。不管怎样，总是信任，在提出“不吵闹”、“不能乱蹦跳”、“不能追兔子”、“不能招惹猫”、“不能来回晃”、“不能咩咩叫”、“不能踩东西”、“别乱踢”的要求之后，乘客一一上船。

左边的单色素描里，船在缓缓行进，两岸的景致慢慢呈现，像拼图的碎片，拼出扉页的“导游图”。游河的喜悦，在左页图中两个孩子触摸水面，与岸上的小动物热情招呼的动作里，传递给了书外的孩子们。

一船的乘客，像一船顽皮的孩子。孩子忘性大啊，“刚过一小会儿”，就把甘伯伯的“教导”全丢到脑后去了，该扇的照样扇，该晃的还是晃，该吵的都在吵。翻过来，彩色的大跨页，“大家都掉进水里去了。”本以为他们的狼狈样会让孩子们哈哈大笑，但教室里，没有一个孩子笑，甚至没有一个孩子因发现戴礼帽的甘伯伯原来是个光头而笑。孩子们的脸上写满了担心与紧张。

如果图画书在翻船这一页结束，孩子们将会多么沮丧。

面对这一群明知却故犯的乘客，没有生气，没有迁怒，好脾气的甘伯伯带大家穿过黄灿

灿的原野，然后，围坐在一起，享用茶点，心满意足。

译者把 Mr. Gumpy——冈普先生，翻译成“甘伯伯”，多么贴切。甘伯伯是一个给孩子带来极深安全感的人。没有了“高压”的孩子和小动物都像夏山的孩子那样，“健康自由”，快乐无忧。

（三）

《外公》与《和甘伯伯去游河》在表现手法上有诸多相似之处，比如线条；比如左图用单色，右图用彩色；还有简洁的语言和不动声色的铺叙。

给五（5）班的孩子们朗读《外公》。

封面，只穿一条三角裤衩的小女孩跪在沙地上，边吃棒棒糖边玩沙，靠在躺椅上看报的外公抓着报纸的手垂下来，睡着了。很多幅这样日常的图画，很多个熟悉到难以察觉、常常忽略的瞬间，被伯宁罕从生活的海中打捞出来，用铅笔淡彩，将“日子”“时光”“岁月”这些词定格成脚踏实地的每一刻。

祖孙俩的对话简洁到连说话人都省略掉了，伯宁罕仅用不同的字体来区别。对话的场景，用铅笑淡彩描画，清新如雨后空气。种花；站在零乱的玩具堆里引吭高歌；玩病人和医生的游戏；讲故事；做冰淇淋；去海边玩沙；钓鱼；在院子里和冰上玩。每一个场景都与我们生活的场景交叠，每一个场景都带领我们更深地走入祖孙俩的世界——直到这些场景化为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回忆，直到我们分不清书里书外的差别，直到我们认为自己就是小女孩，而那个秃顶的老人就是我们的外公。

单线描画的左页图，有补充——花房里的工具，屋外雨中的池塘，沙滩上的“沙堡”；有想像——对镜梳妆的小布熊，紧咬钓钩和外公、小女孩“拔河”的鲸鱼；有回忆——外公回忆小时候与大头、胖子坐雪橇往山下溜，“快得像三支箭”。

左页与右页配合，单色与彩色的交叉，把书外的我们往书里的世界吸。教室里安静极了。

“外公，明天我们去非洲玩儿，你来当船长好不好？”外公坐在绿色的沙发上，小女孩坐在外公的膝上。

翻页过来，左页，单色，小女孩坐在椅子上的侧面图。微微颤抖的线条里有心慌、孤单、不知所措。右页，彩色。绿色的大沙发，外公的沙发，没有人坐的空落落的沙发。物在，而人已杳然。空沙发像小女孩被掏空了的心。所有的欢乐与温馨，在这一页凝固成回忆。在孩

子们怅然若失的眼神里，我没有说一句话。但伯宁罕不舍得让孩子们停留在这悲伤的一刻，他一定会把孩子们带出来，带到阳光下，带到生活的新希望中——最后一页，柠檬黄的太阳，推着婴儿车上坡的小女孩。生活在继续。而这，也是外公所期待的小女孩的生活。

下课铃响了，孩子们有好几秒钟还是呆坐着。直到一个孩子说：“谢谢老师，老师再见！”纷纷站起来的孩子们，从故事中走出来的孩子们，才回过神来，听到一个孩子在说：“这个故事好伤感。”

当教师不是“提问大王”的时候，孩子们从故事中得到的，将会更多；沉淀的，也更深。

(2012年4月12日 星期四 晴转雨)